

把心放进一个嘎查

张阿泉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把心放进一个嘎查



张阿泉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把心放进一个嘎查/张阿泉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474-1252-7

I. ①把…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8466号

项目统筹 徐峙立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30毫米×184毫米

7.25印张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散文 随笔

自序

这一册小书，收二十四篇文章，近八万字，跨度有十二年，最早一篇写于二〇〇一年八月，最后一篇写于二〇一三年一月。与其说这是一本随笔集，不如说这是一本职业电视人的多元做工札记。这些文章往往不是出于刻意创作，多是因为某种特定机缘的相促相激而偶然留下，体裁也比较杂，包括微电视解说词、民间风物考证、序跋、评论、发言、书话、新闻事件追踪、美学个案研究等等，短则千馀字，长则八千多字。全书篇目，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序，大致可以看出近十二年来我的工作行踪和思想轨迹。

二〇一一年六月，我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

本小书《书读长城外》，收入了二十一篇“杂拌儿”文章，跨度也比较长，有十一年。在该书《后记》中，我曾这样阐述：“……‘书读长城外’的下句应是‘马放阴山下’。突破狭隘的书斋，吸收游牧文化中的‘越位’、‘流动’思维，把心性融入草野大地，用镜头和笔搜索纯净、定格真实，一直是我努力追求与实践的目标。”现在的新结集《把心放进一个嘎查》，依然延续了这种“游走”、“跨界”风格，写作时段也与《书读长城外》基本平行，并在某些方面做了更“摇曳多姿”的探索，可算是《书读长城外》的姊妹篇。

“嘎查”是蒙古语，汉译为“村庄”之意。它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小、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稀疏而谦卑地散落在大地上，生活节奏缓慢，完全保持着“野生”状态。在采访、行旅过程中，我曾多次深入一个又一个嘎查，总被由蒙古包、风车、牛粪堆、围栏、奶茶和悠闲的牧人构成的“蒙古人的慢生活”所感染。我虽是汉人，却有一颗蒙古心，这心必须放进一个嘎查才会觉得安妥、轻松，嘎查成了我的精神家园。也因此，我惯于把生机勃勃的游牧主义思维灌注到日常的采编、读书与写作

中，使之成为一种鲜明的美学追求。

在大都市的拥挤嘈杂中讨生计的人，时时被名利所羁绊，麻木干涩，久已不接地气、不沐云水，如果能有机会去草原深处的嘎查走一走，清清心，洗洗肺，那将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即便没有机会去，至少也要“心向往之”，因为只有把心放进嘎查而不是放进闹市，我们的人生才有返璞归真的希望。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日夜至三日晨，写于成都芳邻路十号。

目 录

不用到江南，塞北大兴可采莲	1
咸丰年间的贞节牌坊	5
谁在“雕刻时光”里赖着不走	9
那一年，我造访了福州	16
“沧海横流”、“大浪淘沙”后磨出的 一颗小珠、一扇小贝	23
小哈扎布为老哈扎布深情立传	29
情怀依旧，凤兮归来	35
书香圣地——成都市玉林北街三十四号	40
吴绍同素描	64
短语寥寥胜过大论喧喧	77

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大时代的风云	89
散文作家要在“在场主义”之外	99
看龚明德教授如何修补《斜坡》	110
梦柳斋，葛筱强的“精神后厨”	113
明代古松，四百多年只做了一件事	125
关于古松年轮的推测	134
大家寂寞，研究大家的人同样寂寞	138
当我们热爱阅读，我们在热爱什么	145
为“文化大厨”做一次“文化小厨”	157
搜而后得之书，读来最乐.....	165
微书话四则	173
小注是历史的旁白	178
新闻记者：身在果壳而心怀宇宙	187
芳邻路十号：当一个地址成为一个地标	200
后记	213

不用到江南，塞北大兴可采莲

莲花，别称芙蓉、芙蕖，属睡莲科，素生南国，北地一向罕见。

查辞典，相关词条这样注释：“莲者，荷也。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浅水中，地下埋茎，有节，叶子圆形，高出水面，花大，淡红色或白色，有香味。”

古诗亦有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腹地的大兴乡，竟也有一大片莲塘，满池莲花恣肆盛开，微风过处，其摇摆之姿袅袅婷婷，清气逼人，成为一处塞外的奇景。

大兴莲塘最初形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水面约有五十多亩，周围蒲草丛生，塘中水草茂密。这个

池子的位置颇为特殊，贴近西拉沐沦与老哈河的交汇地带，东走不远就是通辽市的开鲁县地界。它紧邻河水，原是一个用推土机开掘出的蓄水池。而在推土机推过之后的第二年，池中竟偶然冒出了几茎莲花，且愈开愈多，愈开愈盛，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几年后繁衍出了三大片生机勃勃的莲花。

每年七月至九月的夏秋时节，是大兴莲塘最生动绚烂的花期，空气格外清新，满池绽开着红白两色荷花，洁净的水面上漂浮着伞形荷叶，鱼戏其间，野鸟啁啾出没，颇为热闹。负责管理莲塘的当地农夫不时撑上小铁皮船，在莲叶与苇丛间穿行，体验水乡荡桨之乐。

为什么大兴乡会生长莲花？是气候原因还是地灵之故？披阅《翁牛特旗志》可知，大兴乡是翁牛特旗最低处，海拔仅二百八十六米，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地下水位较高，土质多为草甸土、沼泽土，适宜发展农、牧、渔业生产。在开阔的冲积平原上，遍布着沙丘、草甸和沼泽地。而沿河地区的河道宽阔，多有河汊、深槽、浅滩。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为大兴莲花提供了“偶然得之”的生长条件。

大兴的莲种，属优质“大叶莲花”，原产地在热温带。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热温带莲种在遥远的北方落地生根了呢？这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趣味的现象。我咨询了许多大兴当地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他们的回答都不太确定。归纳一下说法，大致有三：一是莲种由飞鸟衔来；二是莲种由河水冲来；三是邻近大兴乡的高里罕苏木，至今仍有“莲花泡子”这样的旧称，大兴乡也可能同样生长过清荷，衰败后有古种散埋于地下深处，偶被挖起。

三种说法中，我觉得第二种比较接近实情。大兴的莲种最有可能来源于老哈河上游敖汉旗小河沿。清朝时，敖汉旗小河沿一带广种荷花，秋季盛开，花势茂然。因为是“特佳品种”，敖汉荷花曾被移栽到承德避暑山庄。在《热河志》中，可查到这样的记载：“敖汉所产荷花，较关内特佳，山庄移植之。塞外地寒，草木多早黄落，荷独秋尚开，木兰回蹕时犹有开放者。”荷花的果实莲子属坚果，生命力极强，据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仍能萌芽。莲子虽产于热温带，但很耐寒性，只要冬季池底不冻，即能存活。估计是敖汉旗小河沿的地下古

莲子被水冲刷而出，裹入泥沙，顺老哈河之流而下，到了与西拉沐沦交汇处便淤积下来，“得其所哉”，又再现了几百年前的生机。

大兴乡现在的莲塘由来自通辽市开鲁县的一位农民承包和管理。他就住在莲塘附近的土屋里，每天除了踏过急流上的木桥到莲塘里照看荷花之外，还种稻、养鱼。莲塘在秋后所产的莲子和藕，也能拿到集市上去卖，赚得一些经济收入。这农民是一个质朴乐观的人，他爱这片莲塘，也专注于自己富于诗意的“护花使者”工作，心里很满足。

大兴莲花的来由虽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正是此地适宜的水土气候，才孕育出了“时空穿越”、“择地而生”的这一池莲花。

这个奇异现象，给我们带来不少环保启示，以及“天意怜幽草”、“出淤泥而不染”、“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等古典美学意境的品咀。

二〇〇一年八月三十日，根据采访笔记和乡邦文献，整理查考而写。

咸丰年间的贞节牌坊

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打粮沟门乡新井子村（现划为红山区文钟镇二道井子村）蔡家沟自然村的马鞍山下，至今仍遗存着一座崇扬封建礼教的陈迹，这就是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贞节牌坊，时间约略在一八五四年左右。

贞节牌坊很小，通高仅四米，占地约四十平方米。因年代久远，自然剥蚀加上人为破坏，牌坊上部的冠盖檐拱已残缺不全。

从现存状况考察可知，此牌坊系由粉红色花岗岩凿筑扣合而成，四柱三门，中间门大，两侧门小，石质细腻，造型也相当隽美。中门宽而高，门楣处阴刻着“门

题沛相”四个馆阁体楷书大字，大字两侧各有小字题款，内容连读是“咸丰四年六月为刘节母杨太孺人立”；中门主立柱正面，刻有阴文楷书楹联一副，上联是“光照卯金青灯有焰”，下联是“芬流天水古井无波”；在题字和楹联的边缘，分别点缀着花卉、缠枝、箭、果盘、银挺、如意、蝙蝠、鹿、灵芝、鹤、龙、望天猴等雕饰图案，线条逼真，清晰如昨，雕工甚精。

这座贞节牌坊的因缘事迹几无文字可考，仅有一些口头的讲述相传。话说咸丰年间，马鞍山下的这个小村庄里，有贞节女杨氏，嫁与刘某。刘某因病早夭，弃下母子二人。杨氏寡居自持，忠义守节，与遗孤相依为命，并最终将其抚养成人……这样普通的一个关于贞节烈女的雷同故事，不意间竟辗转呈诵，奏至朝廷，并蒙咸丰皇帝恩旨，准予建立牌坊，以示旌表。于是，在蔡家沟村村外的偏僻荒坡上，便孤零零地立起了一座高水准的贞节牌坊。

潇潇风雨中，这座小巧敦实的贞节牌坊已肃立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苍茫大野的背景衬托下，它显得相当遥远、渺小而又坚韧，一如世间所有贞节或“被贞节”

的女人的命运。我第一次走了很远的路来探访它的时候，正值北方的秋天，农田里的贞节牌坊被晾晒着的葵花盘子所包围，葵花盘子热烈的金黄给寂寥的贞节牌坊平添了些许温暖。

据赤峰市摄影家、文史专家孙国辉先生考证，故事最后的结局有两个版本：一说是修牌坊时，杨氏已逾花甲，未待牌坊竣工，就病故了，牌坊也便成了最后的纪念；另一说是修牌坊时，杨氏正值三十四岁壮龄，独守空房，被寒衾冷，而为她修牌坊的宫廷石匠也恰好是四十多岁的鳏夫，体魄健壮又心慧手巧，遂被杨氏心中暗恋，干柴烈火，日久也便情深，于是两个有情人在牌坊落成的前夜大胆携手私奔了。

关于前一种说法，略可查考。在蔡家沟这个山坳里的小村，我与孙国辉先生曾一起寻找到一位叫刘久田的老人，六十七岁，口齿伶俐。据他讲，蔡家沟人并不以蔡姓居多，全村大多姓刘，祖上从北京移民至此已历七代；节妇杨氏为其祖上，家谱中也确有“刘杨氏”字样。按传统礼教规定，改嫁的妇女是上不了家谱的，可见杨氏并未改嫁。

刘久田老人对“杨氏与宫廷石匠私奔”的八卦传说颇为痛恨，矢口否认。他回忆说，“文革”时期，本地学校的红卫兵扬言要砸贞节牌坊，他就在前一天夜里亲手将坊檐上方镌有“圣旨”的楣额拆下，悄悄埋入地底，保留至今；还有原来摆在牌坊两侧的两块长方形雕石，刻有插花瓶浮雕，现存蔡家沟刘有仁家中。

关于后一种说法，虽无准确史料记载可以坐实和佐证，我倒也觉得非常富于人间烟火况味，并非简单的“伤风败俗”之说。“效文君之壮举，坏帝王之纲纪，破千古之遗训”，这是很勇敢的“胜利大逃亡”，展示出不可压抑的人性张力。

古来即有一句尖锐讽语“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而该故事女主人公杨氏，既非滥情婊子，也没有看重冰冷的石头牌坊，而是勇敢地做出决断，抓住皇帝赐予的“天赐良机”，循着生命的温热与召唤义无反顾地奔去，嘻，难道她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烈妇么？

二〇〇一年十月三日，赤峰泉斋灯下记。

谁在“雕刻时光”里赖着不走

记得那是一九九八年深冬，我在北京访书小住，经常与好友贾广鑫去北大东门附近的“雕刻时光”消磨长夜。贾广鑫是我们赤峰人，聪明异常，毕业于北大，所以他喜欢在北大一带盘桓，用我的话语方式形容就是“流窜”。

“雕刻时光”是台湾人庄崧冽（昵称“庄仔”）开的一家咖啡馆，隐于小街深处（记得是海淀区成府街四十五号），青石台阶，圆顶小门，门牌很像电影场记板。室内空间不算太大，但雅致而富于情趣，有低调的背景音乐飘荡，有固定在墙上的厚原木板书架，各种预告、食单都是用粉笔书写。